

T110/1247(2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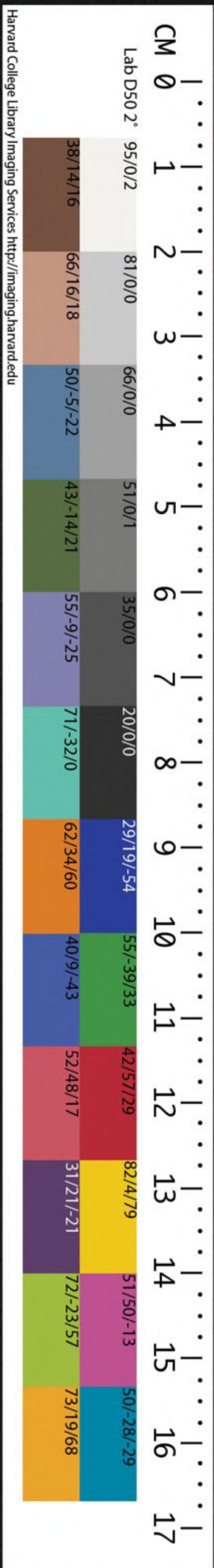
五

祈父
小旻

大方詩經大全

小雅

六



葉大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九

祈父之什二之

祈勤衣反

牙叶五胡反

西學哈佛藏印

多聞堂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

誥曰圻父薄遠是也故以此作祈書作圻○九峯蔡

氏曰圻父迫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

逐遠命者也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

屬也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

能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瓜牙者以卒瓜

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者也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

人

上

爪牙以鳥恤憂也。○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謂見使從於王之遠戍，所謂轉予於恤也。古語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深其辭，儘難學。

士銀里反

之戾反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爪，士瓜牙之士也。底，至也。

○祈父，實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賦也。曹誠，尸主也。饗，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主也。安成曰：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

祈父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上兩章言我乃

之地，使我無所止居。如此，則是自戕其於憂恤末章言汝乃驅吾從戎，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如此，則是不戕其上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戕其上之衛，則上得以安，不戕其

賢者也。逍遙遊息也。藍田呂氏曰：徘徊少留之貌。○為此詩者

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

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

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

前漢書曰：陳遵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藿火郭反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

夕叶祥侖反

客叶克各反

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賦也。藿猶苗也。華谷熒氏曰：藿夕猶朝也。嘉客猶

逍遙也。留矣。侯欲繫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

一夕亦滿吾意。好德之委性尊。貧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也。

貴彼义反。又音奔。

來叶云俱反。

侯叶洪孤反。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

游叶汪胡反

思叶新資反

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藍田山謝氏曰：賁者華采也。皆

皆有精采。蓬戶華門。皆有輝華也。

或以為來之疾也。

讀為奔字。言

速也。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

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

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

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史記田橫故齊王。族自立為齊王。戰敗入居海

島漢高帝遣使召之曰云云安成劉氏曰豈可以
蓋謂之大者是王小者是侯招橫使來也
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慶源輔氏曰
賢者欲去之意而及其說以留之謂賢者之所以原
欲去者不過欲優游自適而已若一旦肯責然也
來則當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豫無有期限也
何必過於優游決其去意而不肯留哉責然來思
猶今人言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
是寵責之意切末三句見其留之苦

芻楚俱反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

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德美如玉也蓋已
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
之曰母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孔氏曰
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慶源輔氏曰此
章則賢者既去而好美之誠終無已也夫見夫而
好之固人之情也至於賢者已去而眷戀之情不
已且祝其無貴重其音聲以有遠我之心焉夫然
賢之誠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詠陟角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

不我肯穀言歸復我邦族

言旋

比也。穀木名。穀善。然據韻則一從木一從未。義旋
回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為
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
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
歸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

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明叶諫即反

虛王反

比也。東萊呂氏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
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

栩况甫反

父扶兩反

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比也。新安王氏曰：不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可與
氏曰：首言復我邦族而已。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
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黃鳥三章章七句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
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
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

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蔽必制反芾方味反擣救零反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宿姻之故言就爾居

家叶古邱反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賦也擣惡木也三山李氏曰擣不才之木莊子云而不中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爾雅曰壻之規矩又曰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父為婚又曰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婚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遂救六反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婚姻之故言就爾

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賦也遂牛頹頹音頹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陸氏曰而菜長赤

世苗音福叶筆力反

○我行其野言采其當不思舊姻求我新

成論語作城

抵音支

異叶逸織反

特成不以富亦抵以異

賦也當當浮去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

祗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輔氏曰常人之情有不得已來依親舊而不見收
郵則怨怒著於色薛苛責痛詆無所不至而此詩
但言爾不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
原其情實而歸之忠厚焉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
謂可以怨者
於此見矣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卹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為隣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音周賙音周相救也故教以恤建安熊氏曰孝順於父母友和於兄弟睦於

睦於宗族姻親於外親任信以為徒教之或不於朋友卹周於鄰里鄉黨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嫻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建安何氏曰鄭氏云制刑之
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
不敢陵長也賈氏云此不弟即云行之友上文
言友在睦嫻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
言弟退在睦嫻之下兼施於師長
方是時也
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慶源補氏曰孝友睦
先王脩之以為教使人各自盡以相生相養於
天地之間而異於物其仁天下至矣今觀黃鳥
我行其野二詩所刺則其民之津渙離散不
相管顧如此其亦何異於禽獸夷狄也哉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干叶居焉反
山叶所反
苞叶浦苟反
茂莫口反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好呼報反叶許 反 猶叶余久反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張樂劉氏曰：南山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華谷張氏曰：宣王作室，干厓面對幽巖，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宮室之美也。于是頌禱之頌，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和好，无有相圖者矣。○廬陵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祝禱之言，如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

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問橫渠說：不要相學，指相學不好處。且如兄能友，其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不學弟之不如兄，而遂亦不友，如弟不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因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慶源輔氏曰：言兄弟相好者，恐與參蕭三章同意。天子諸侯繼立，多與兄弟相疑忌，所以祝其相好而無相也。謀或曰：猶當作尤。

妣必夙反

戶胡五反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

詩經卷之九

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南豐魯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閔西南其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人之為居室，未有不欲為子孫計而使之繼嗣。其祖妣之業者也。西南其爰笑爰語，則所謂歌于斯者也。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

去君子攸竿

竿香丁反叶王遇反

椽陟角反 橐音託

除直慮反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華谷炭氏曰：所謂束板以載

也。椽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

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竿尊大也。君子之所

居，以為尊且大也。濮氏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垣

劉氏曰：此章言其墻壁之美，而為君子尊大之居也。蓋古人築垣為壁，堂上東西墻謂之序，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墻，謂之序，室房及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考於儀禮可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

跂音企 跂子西反

飛君子攸躋

賦也。跂竦立也。孔氏曰：如跂如翼，敬也。棘急也。矢

詩至大...

筵則兩種席也。○漢氏曰莞又云燈心草生地擇中即符籙也。下莞則鋪席其上則竹蒿之簞所以

席罷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乎談切平聲多力能拔樹

本草曰熊類大豕而性輕捷好攀緣虺蛇屬細頸

上高木。○孔氏曰黑黃白文黃白色祝其君安其室

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其室

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陽氏曰

此至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

男女男則世為君王女子宜人家室皆頌禱之詞

也。○華谷氏曰設為之辭非實有是夢也

大音泰

○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

蛇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大卜為卜筮

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筮氏占人筮

人占夢皆其官屬也。垂音水簞音筮。熊罴陽物

在山疆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

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

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

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

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周禮占夢注曰天地之會

氣休王前後厭音炎王音旺以日月星辰占之吉凶占夢曰

音炎王音旺。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

噩夢。注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星辰所在也。

正夢無所感動而夢寐覺時道之而夢喜夢喜說

而夢懼夢恐懼獻吉夢贈惡夢占夢于王乃舍萌于

而夢噩音愕獻吉夢贈惡夢占夢于王乃舍萌于

四十以贈惡夢注云獻群臣之吉夢于王乃舍萌于

人乃夢此所獻吉夢也舍讀為釋舍萌猶釋菜爾

敬之至矣慶源輔氏曰詳占夢之意則先王致察傳也然後世之人情性不可謂密矣惜乎其法之迷亂而不自知覺則其見於夢寐者率多紛紜之可驗者亦須迂回隱約必待其既驗而後可知猶有未易遽曉者想占占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法雖存亦未必能盡也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西山真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氏曰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一人之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德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美之

衣於既反

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朱芾音芾室處君王

嗶華彭反叶胡光反芾音芾

賦也半圭曰璋嗶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東萊呂氏曰白虎通云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芾以芾為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楊他計反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美之

瓦叶魚位反

儀音義

詒以之反惟叶音麗

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詒惟

也牛之得者九十非得者尚多也重氏曰三百維

十其得亦各以得計也黑唇為得則黑皆為抽黑耳聚

其角而息澌澌然同音而動其耳濕濕然同音故言其

復出爵之也王氏曰澌澌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

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

則潤澤也祭義所謂大夫視牛者以耳○此詩

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池叶唐何反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

何何可反藁素多反位立之曰立

物叶微律反

思何藁何筭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主則

具具叶居律反

賦也訛動何揭音竭也藁筭所以備雨三十維物

齊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

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

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豐城朱氏曰降阿飲

其性也策筭以禦暑雨餼糧以備飲食人之勤於

事也色之無不備用之無不有則以其效而言也

○爾牧來由以新以蒸以雉爾羊來

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靡之以肱畢來既

升

蒸之承反雄叶于陵反

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群疾也。臨川王氏曰：矜，兢兢，收之也。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則牛不可知矣。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瘦為病，故羸從羊。詩：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防獸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筆。反主水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豐城朱氏曰：薪蒸以供爨，燔雌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強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靡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

乎奔走追逐之勞也

○牧人乃夢，眾維魚美，旒維旗美，大人占

旗音兆 旒音餘

年叶尼因反

之眾，維魚美，實維豐年，旒維旗美，室家溱

溱

溱側巾反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眾也。或曰：眾謂人也。旒，郊野所建。統，人少。旒，州里所建。統，人多。周禮：太司載旒，司常曰：蓋人不如魚之多。旒所統不如旒所州里建。旒曰：蓋人不如魚之多。旒所統不如旒所統之眾。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旒乃是旒，則為

人衆毛氏曰陰陽和則魚多○化而為魚如旱乾水不泥及故岸則魚多○理或然也○孫昌盛所以斯于無羊如斯于言占夢○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以斯于無羊如斯于言占夢○不願乎其外也○宣王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以頌禱之就牧事○設夢以頌禱之就牧事

無羊四章章八句黃氏曰古人之盛衰故奉牲以告

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物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也禱頌之詞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民物富庶之效也斯干無羊之夢皆是設辭非果有是事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瞻叶側御

反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惓徒盍反

反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

音泰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

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隱公三年

其稱尹氏何譏世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尹氏也○三山李氏曰春秋

秋后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具俱瞻視惓燔卒終

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音甫所作刺王用尹氏以

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

具爾瞻矣而其所為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

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凶既終斬絕矣汝何用

而不察哉慶源輔氏曰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與師固不可以其威也而竊據也且心如愆憂之甚也敢戰談其非乎亂其終未有不厲威肆虐以將之欲我理以正言禍終家父則絕矣汝何用而不言者哉蓋事已至此而師南故以所見起興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

薦但毀反瘥才可反喪息浪反

加叶居何反憺感

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憺莫懲

反嗟叶遭哥反

嗟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猗谷也或以為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慶源輔氏曰有實其猗先蓋與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鄭氏之意太鑿而或生者之說似可通故蘇氏亦云草木之實也山或長也如均如與一凡草木之意相近矣○安成劉氏曰以左傳我落其實與衛風綠竹猗猗薦荐通重直反也語觀之或可為集傳第三說之証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聲亂人怨而謗讟徒反其上然尹氏魯不懲創咨嗟求自改也

大音泰

氏丁禮反叶都黎反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

毗婢尹反

維是天子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

師叶霜夷反是

我師

賦也氏本均平

在子日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

恐只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

其成器愈正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訓平者此

物亦惟平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言尹氏

乃能運也 大師維周之氏 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

出也尹氏大族也 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

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

心而既不見愍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

天降禍亂而我衆莽及空窮也 東萊呂氏曰空我

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威矣甚言之也 師如空其國空其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

子叶熒里反

殆叶卷里反瑣素火反

膺音武

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膺

仕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 臨川王

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殆危也瑣瑣小貌壻

詩經

卷之九

十

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孔氏曰言每一人娶娣一人娶姪相亞次也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而至於危殆其國也也瑣瑣姻姪而必皆膺仕則小人進矣宋子曰自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大帥却只是他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濫居要職處高其智識既不能以照察幾微其才力又不能以綜理事務則其勢必至於分委姻姪之人以任政而小人因得以並進矣鑿空妄說誕慢相欺必至於禍致災無所不至當是之時是君而政荒事廢召禍致災無所不至當是之時是

宜反躬自責而私欲昏蔽迷惑不反不至於危殆其國家則不己者此小人之常態也若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瑣瑣姻姪悉皆屏去而無使汗縉紳而盜名器焉則何至於危始其國家也哉

昊天不傭降此鞠訖昊天不惠降此大

的音戒叶古例又闕古穴反叶苦桂反也馬路反

戾君子如雷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賦也傭均鞠窮訖亂戾垂屆至闕息遠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澤谷嚴氏曰羅師尹之禍而歸之於天曰降此鞠訖降此大戾謂天生小人以禍天

也下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
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
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
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
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
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
之理焉後皆放此慶源輔氏曰鞠訥大矣不過如
其所以銷去之者亦在夫人而已矣故君子如角
解民言天而後君子如忠惡怒是遠不啻如反手之
初言天而後君子如忠惡怒是遠不啻如反手之
人合也一之理後皆放此慶源輔氏曰鞠訥大矣不過如
可通也○之理後皆放此慶源輔氏曰鞠訥大矣不過如
月言天也○之理後皆放此慶源輔氏曰鞠訥大矣不過如
雨無正言降喪疾威小旻言旻天疾威小弁言天

之生我我安在巧言昊天方難方惠而方
及變大雅威而上帝天降滔德瞻仰言不惠而方
濟蕩言疾威而上帝天降滔德瞻仰言不惠而方
召旻言疾威而上帝天降滔德瞻仰言不惠而方
者其詩人之情性有歟則然者章言天之意同降
興必危亡盡以祥將亡必武丁因桑穀未可盡責
成湯之業宣王則武丁因桑穀未可盡責
功又未可盡宣王則武丁因桑穀未可盡責
天之盛衰此皆治亂之所由惟君事之有得失
為不諉於天以義制命而為吉轉亂則可以治
有尹氏焉君不為祥凶而為吉轉亂則可以治
尹氏焉君不為祥凶而為吉轉亂則可以治
人問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故善為國者
亦反求諸矣天叶鐵因反
定川唐丁反
生叶桑經反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

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

姓姓叶桑經反

政叶諸盈反

賦也酒病曰醒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

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上君子憂之

曰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為政而以付之姻婭之小

人其卒使民為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慶子六反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

所騁騁敕領反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

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

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

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韋谷嚴氏曰家父駕

非不肥壯然視四方蹙蹙然縮小無可騁之地是以留而不去蓋世亂則若見天地之狹也

相息亮反

晴市田反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醅

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

詩至六

卷九

七

如賓主而相醜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

覆芳服反

正

正叶諸盈反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已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東萊曰偏將終矣復嘆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

者方且報復而失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爲身哉慶源輔氏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自古小人處禍亂之常態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則君子已亂之要出也
父音甫 誦叶疾容反
○家父作誦以究王訟式詆爾心以咨累萬

邦叶卜工反

邦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詆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爲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

俱存亡故也。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慶源輔氏曰東萊謂篇終心焉此說當矣故直至此章方說箇王字蓋言至此則王亦不得不任其責前章雖嘗譏尹氏之用小人而不及王然王之所責矣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節南山十章 第六章 章八句 四章 章四句

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七年辛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正距尹氏之卒于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音政

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疇憂以疇。

京叶居良反

疇音鼠

疇音羊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
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亦大也癩憂
幽憂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
不以其時華陽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既使我心憂
傷矣而造為姦偽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東
呂氏曰凡詩張妄竊以罔上惑眾者皆謂之訛言
董氏曰雷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禍起
于下也無日矣如此然眾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
則國亡無日矣
以至於病也慶源輔氏曰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
於人者深矣天災人禍雜然並見而當時君臣上
下括然不以憂為大夫獨以為憂故曰念我獨憂者
也惟作此詩之大夫獨以為憂故曰念我獨憂者
京

瘡音庾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

後叶下五反 口計孔五反 下同秀除又反

後好言自口 莠言自口 憂心愈愈 是以有
侮

賦也瘡病自從莠醜也臨川王氏曰莠惡可知也愈

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

也訛言之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

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慶

輔氏曰夫君子之處亂世彼以為是而己以為非
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動與眾違此所以反見侵
侮也○豐城朱氏曰使亂而在我先則吾有所
不及見固可以無憂也使亂而在我先則我有

所不及知亦可以無憂也今不先不後而使適
當是時則安能以其善言而不足以為喜聞其惡言
而不出於心則聞其善言而不足以為喜聞其惡言
而不足於以為怒以其反覆而不可憑也足以使我
彼反見侵侮也

博其營反

并必政反

○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
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
屋

賦也惛惛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
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
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

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
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疊山謝氏曰思臣不
粟亦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
○慶源輔氏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
之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豐城朱
我無祿傷已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
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此哀國之將
亡而無所定之詞也

蒸之承反

憂莫工

○瞻彼中林侯新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

反叶莫登反

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

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按成劉氏曰大者為薪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史記吳入楚伍子胥鞭平王尸其已甚乎吾聞云云○豐城未氏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而趨於衰則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

天况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福者又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禍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蓋莫之

訊音信 夢叶莫登反

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

之雌雄神叶胡陵反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

問也占夢官各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

似而難辨者也廬陵歐陽氏曰凡禽鳥雌雄多以

色雌雄不異○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

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
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
別其言之是非乎？慶源輔氏曰：故老，舊臣，可以決
事理之是非者也。占夢，之官，可
以決徵兆吉凶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但皆
自以為聖人而已耳。誰能別其言之果是非乎？
○豐城朱氏曰：訛，言之非也。謂之君孰能辨而懲
之哉？故老，明於臧否者也。今問之故老，故老曰：予聖
君之所未明於臧否之理，問之占夢，占夢亦曰：予聖
矣而未明於臧否之理，問之占夢，占夢亦曰：予聖
是矣而未明於臧否之理，問之占夢，占夢亦曰：予聖
乎？非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
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
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
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

臣乎？
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
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
臣乎？
局叶居亦反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

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

蜴。

反蜴，星歷反。
賦也。局，曲也。孔氏曰：踏，累足也。說文曰：虺，長言之
也。脊，理也。蜴，蝮原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孔氏曰：

縛蜥音蜥也。縛音亦。○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

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踏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

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

人而使之至此乎。臨川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斯局

義理○蓋山謝氏曰：身在天也間如無所容則人

之害人者為虺為場世道亦可哀矣○慶源輔氏

曰所謂此者即上所言局踏而不敢自安者也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

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

力。抗五忽反

興也阪田崎嶇音歌嶇音歌堯堯音敲殺之處苑茂盛

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抗動也新安胡氏曰：抗有力

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苑然之特而天之抗我

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

求之以為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

我堅固如仇讎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

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鄭氏曰：言有貪賢之名無

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

謂此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

力桀反

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

燎力詔反，姒音似威呼悅反。

賊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
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朱子曰：褒
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為廢申后及太子而立以為后。威亦滅也。○言我
心之憂如結者，為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
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
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末滅，以褒姒
淫妬諂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盧陵歐陽氏
謂王以女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至於褒姒者

○豐滅朱氏曰：桀之亡也，非武王滅之也。非湯滅之也。妲
王之亡也，紂之亡也，非申侯大戎滅之也。褒姒實滅之也。
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紂亡於
於褒姒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紂亡於
之而無德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紂亡於
貴者未釋也。民者未繼也。意當是時，以見文成康之
周者未釋也。民者未繼也。意當是時，以見文成康之
用嬖妾以亂於內，用群小以亂於外，而先自絕于
天，結怨于民，則足矣。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
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
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
必其然否也。安成劉氏曰：章未四句，語意反覆相
易，滅真似道，應其言燎之難滅，正以傷褒姒宗周之
未滅，褒姒似道，應其言燎之難滅，正以傷褒姒宗周之
以下篇，雖作於褒姒處，語證之未應指斥如是也。若
又微婉，雖作於褒姒處，語證之未應指斥如是也。若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

君永隕反

載才再反

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輔叶扶兩反載如字載才再反將七羊反

叶演女反

比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

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輸墮齧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

○蘇氏曰王為

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

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

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

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

無及矣

負音云 輻方六反叶筆力反

○無棄爾輔負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

載叶即力反

意叶乙力反

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比也負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

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

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

初不以為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

曰治天下者任大道遠故以將車為喻○豐城朱

氏曰輻以固穀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

後可以輻以不墮所載苟始之一說王曾不以是為意

乎謝安胡氏曰苟能如上文所戒尚可以踰歷絕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

沼音灼 慘亡感反當作傑七各反

比也沼池也沼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

蹙矣其潛雖深然亦沼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

所逃也華谷嚴氏曰魚相忘於江湖者非也今在池

魚雖藏伏然非所以樂矣喻君子立於亂朝亦非所樂也

周君之害喻君子雖自誦晦亦未必能避患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隣昏姻孔

云念我獨苦憂心慙慙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三山李氏曰與慙慙然

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穀以合比其隣里

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臨川王氏

獨憂心之小人得志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曰彼

樂哉○豐城朱氏曰昔酒嘉穀以治比其隣里怡

懌其昏姻惟優游無事者能之若憂亂其隣里之

疾痛而自嘆小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

以為樂也突决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

之謂乎孔叢子論勢篇子順曰云云子順名斌孔

詩經大雅卷之三十一

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孳居
飲酒以相樂始燕雀之類也
此音此
穀音速

○此此彼有屋穀穀方有穀民今之無祿

極

天天是棟榑矣富人哀此惛獨

賦也此此小貌穀穀窶窶音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
也穀祿天禍棟榑害榑可獨單也○此此然之小人
既有屋矣穀穀窶窶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
祿者是天禍棟榑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
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惛獨甚矣
三山李氏曰哀亂
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虛政富者之財猶可
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東萊呂氏曰勞役之

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誠曹我獨南行困若
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新安胡氏曰前章念我獨兮
至是蓋甚可憐矣○私矣此章榑矣富人哀此惛
憂心慙慙若唯及其情如此○豐城朱氏曰此惛
獨其不忘天下之豐大矣榑上而有穀則窶陋者
有屋則卑小者而今之無祿則榑於財而裕於力猶未至
也均之為榑喪也富者優於財而裕於力猶未至
於甚困惛獨者罷於力而傷於財則豈不可哀之
哉甚

也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卯叶莫後反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哀叶於希反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
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
度問周天之度是自然強分朱子曰天之一晝
三百六十一度又過一分度以行其方是其一也
董氏曰沈存中云何嘗有日月五星行三百六十
五尚德而一云天日強謂之度以步其日五星行
常則故一云日之進退者氣數之始其每百六十五
分日之四分一進退者氣數之始其每百六十五
五度皆以分度之凡星而天之數遂為三百六十五
與日離合而其度為日東度數也相去月與五星
橫南北皆以其度為數○安成劉氏曰古曆法每

度九百四十分然天之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
定天體也左旋一即二宿縱橫布列之度數
也天體也左旋一即二宿縱橫布列之度數
其數之全體以旋轉於太虛中一既是一周而伏過
行過三百六十分也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
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鄒陽董
傳日月亦左旋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
日觀之五星亦左旋或問曰經星隨天左旋日月
右旋詩傳曰論語或問曰經星隨天左旋日月
於天度而逆取之也儒論天此步古日月之躔次
曆家考天度則日月之也儒論天此步古日月之躔次
氏曰考天度則日月之也儒論天此步古日月之躔次
九分而月又行及七者以月行而右轉也○安成劉
七毫三絲七忽八微四分也每分四分四厘
十毫三分三絲七忽八微四分也每分四分四厘
儒以日實右行以每夜月躔之宿度驗之則知月
則知日實右行以每夜月躔之宿度驗之則知月

寺不

佳心

廿五

實右行若據左行之說推之日行一日一週天則
虛計其日月子時天與日並行也至申時日在天
矣安得虛堯典於申位之日乎今曰星宿而張宿
仍至虛其在箕八度而昏中壁驗之亦可知矣又
冬至於月之左行及三百五十五度亦可知矣
七則是一日行假令某日酉時一月初出曜其宿
二行九十度有奇假令某日酉時一月初出曜其宿
其行至子時當喻本宿之西時一百一十六度計
矣行而試驗之而月曜仍在本宿之旁不遠則
度有餘者又可知矣故曰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
九日有奇反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
一歲凡十二會九峯蔡氏曰日行積三百六十五
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積二百三十九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也方
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舒光盡伏謂之晦已

詩經大全

卷九

卷九

黃

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安成劉氏曰朔後晦前
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光正滿而為望安成劉氏曰
日月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一分有奇
分天之中謂之望也其變也望之無定也或進在十
四日截退在十六日然凡望時必各在其月弱後
晦前之日時有蚤暮也然凡望時必各在其月弱後
五日也安成劉氏曰朔後晦前
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
則月亢反苦浪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安成劉氏曰
止如一圓蓋赤道是釐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
道半徑在赤道內半徑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
交度却是一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
赤道相交處相撞者望時日月正相向如一月在黃
面遮了日故以食於朔者謂之日常在上方會時月與
中實闇至明中食月食謂之闇虛至微望時月與對
無分毫相差為闇虛所射故食也安成劉氏曰黃

祥翁曰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遇交
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
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
之耳月不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
出入於黃道內外月一次經天則一次入於黃道
一歲凡十二次經天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惟有一
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然王者脩德
三有餘而有一交於此時方有食
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
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
高下必有參初簪反差宜反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
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
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
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
之變矣疊山謝氏曰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幽王之
時臣欺君妾惑主小人陵君子犬戎侵

中國陰道長陽道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
以微也安成劉氏曰黃祥翁曰杜預云日月動
物雖行度有大暈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
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然日月同度同道之
際行有分數則食亦有所分數也若以常度論之
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
六次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
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謂感召耳
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
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
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盛也純陰而
食陰壯之盛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
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疊山謝氏曰
而為陰所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
災也國亡則民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
也三山李氏曰唐志云十月
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

賊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美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左傳昭公七年晉不用善則自取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臨川王氏曰月食非其常也然此言

食則以陽侵陰猶爲常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三山李氏曰春秋日月食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爲常故耳

燁丁輒反

令叶盧經反

峯徂恤又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峯

替七感反

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

懲

賦也燁燁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前漢李曰雷電失序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峯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填塞故爲陵憯魯也○言非

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

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

登山謝氏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微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華谷嚴氏曰十月雷電天道乖矣胡為莫懲創也董子曰國家

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孔光曰皇極之道不立則咎徵若臻天若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

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皆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

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槁維師氏豔妻嬭

方處瞻及桐借翁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槁皆氏也氏

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蹶槁單言又聚子以子配之若魯子閔鄉士六鄉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子然故知皆氏六官之事也或曰鄉士蓋鄉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周禮太宰卿一人宰夫上士八人所謂宰士謂公羊傳隱元年左氏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內畿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邑於歲為卿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劉安成

聚側留反

蹶俱衛反

趣七走反

馬叶滿補反

槁音矩豔

方處

瞻及桐借翁

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槁維師氏豔妻嬭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槁皆氏也

六官之事也或曰鄉士蓋鄉之士周禮太宰之屬

有上中下士所謂宰士

已卿士是也

為卿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

劉安成

曰以宰屬而總六官固位卑權重矣如前說為都
官以總六卿亦位卑而權重也故詩人首言之焉
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周禮天官太宰
一司徒卿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嗣膳羞者也膳夫
上士二人鄭氏曰食飯也飲酒內史中大夫掌爵
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春官內史中大夫一
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人掌王八柄之法一
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
朝得失之事者也地官師氏中大夫二人居虎門
曰司猶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
者則以詔王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
行美色曰豔
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方
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
事於外而嬖妾豔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

李氏曰此上三章言災異之事下五章言災異之
由由所以致之非人也故責外所用之人又責其內寵
言所以致之也而皇父實為之統百官均四海者宰
卿士之職也而實為之內史掌八法之廢置師氏掌
徒之職也而實為之內史掌八法之廢置師氏掌
職也而實為之內史掌八法之廢置師氏掌
朝政之得失皆輔導之內史掌八法之廢置師氏掌
膳夫王之飲食與趣馬者王之馬政皆親近王者
也而以付之職與趣馬者王之馬政皆親近王者
內者則當求之竊窹貞叔以為小人之黨盛矣而后
為之則變妾之煽熾矣有嬖妾以繁興而亂亡之所
人以莫救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

謀徹我牆屋田畯汙萊白予不戢禮則然

謀叶謨悲反

汙音烏萊叶陵之反

戢在良反

矣

矣叶於姬反

賦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
汗停水也萊草穢也孔氏曰汗者記曰汗其宮而
多荒戕害也是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
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
者汗而高者來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
禮耳盧陵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黜夷其民以從
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之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
作不即我謀孔氏曰皇父以其時先毀牆屋而後
都邑令人邑人居之役之不以其時先毀牆屋而後
令遷邑使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如此○臨川王氏曰此
皇父使民無以為生矣予不戕虐汝也
供上役禮則當然其不仁甚矣臨川王氏曰此
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反于民也豐城朱氏曰此

徹我牆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汗萊則無以食其
力如是而猶曰非我戕汝乃禮之當然也夫下供
上役固禮之常也然豈有作大事動大眾而不通
衆志不盡下情者哉

向式亮反下同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曾侯多

藏才浪反救心魚觀反

王叶于放反

藏不愁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
徂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臨川王氏曰皇父自謂甚

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
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

河陽縣是也孟州即今懷慶三有事三卿也孔氏

父封圻內當二卿今立三卿以比列國也立三卿以比列國也賈信侯維藏蓄也怒者心不

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

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

為鄉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

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謝山

皇父棄舊臣者德而不用不能勉強留一老

守我王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

召亂之由亦曰同或者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亡實

北於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之

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馮

有翼未至於身辱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如此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

人。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

孽魚列反天叶鐵因反噂子損反沓徒台反背蒲昧反

賦也囂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

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

且無罪而遭讒見讒而况敢告勞乎然下民之

孽非天之所為也噂沓沓多言以相說悅而背

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宋嘉陳氏

也沓衆從也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

侮莫背反叶呼消反羨餘面反

○攸愆我甲亦孔之侮四方有羨我獨居

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
敢傲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痲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傲我友之自逸哉
謝氏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為賢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為非比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安之而已不敢效我友之自逸也其辭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安成劉氏曰上章既言匪降自天而此復以勞役不均歸於天命者亦

徹叶直質反

無所歸咎之詞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四章言致災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章言致災則天變生於人妖也八章言已之憂勞而一篇之義終矣

喪息很反 鍾其所反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

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今彼有罪既伏其

辜右此無罪淪胥以鋪

鋪普烏反

賦也浩浩廣大貌旻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

國叶乎 旻密中反

不熟曰饑蔬爾雅註凡菜可不熟曰饑疾威猶暴

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

饑饉之後群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

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

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安成

曰首章推木而言天變也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

閣下為昊天故此章以昊天言不駭其德以昊天

言其疾滅天非有二也蓋亦無所彼有罪而饑死

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

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豐城朱氏曰昊天之大

大其惠也昊天仁覆閣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

死亡則是不博其仁也此章姑為怨天之辭以發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

勳夷世友

夜叶戈灼反

我勳二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

夕叶祥倫反

覆芳服反

朝夕庶曰式撤覆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

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

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勳勞也三

事三公也鄱陽董氏曰陳壽翁云如漢魏以大夫

六卿及中下大夫也撤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

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安成劉氏曰
周宗之滅也天變上章所言庶幾曰王改而為善
是也人離此章所言是也華陽范氏曰靡所止戾未
乃覆出為惡而不悛也知天之命民之所定也
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
也三山李氏曰時王上為天所怒下為民所怨禮
內則宗族破滅外則群臣諸侯携怒下為民所怨
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畜樂其所以亡者
嚴氏曰二章言人亡之兆也豐城朱氏曰周宗
既滅言君有敗亡之心離居言臣有離
散之也君有敗亡之心與君同休戚者
休戚者與君同休戚者憂則與之同
同休戚者與君同休戚者憂則與之同
居則非特無與國則與之同休戚者憂則與之同
矣然衆人皆去而勤孰得而君知
雖有黽勉從事之勤孰得而君知之哉
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邦君諸侯有民社者
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
矣上章言饑饉未至於離居
天之變既如彼人之變又如此
則天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輒哉
疑此亦東遷後詩也潛室陳氏曰亦字乃因前正
詩言周宗既滅似亦道然之言耳
慮其將然之辭似果作於東遷之後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
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
天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訢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
君子指群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
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

詩經卷之九

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

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眉山蘇氏曰君子呼天而

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法度之言

矣臨川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

敬故也畏人故也則績效隨見有所底止今既不聽

法言也言則如倡狂妄行所為如此則皆從風而靡

人之情無持操者見王所為如此則皆從風而靡

故戒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豈可因王之為惡

而遽自放逸以棄其身哉人惟一心而已能敬其

身則不能敬人而力行也安成劉氏曰深切學

者不可不深見而力行也安成劉氏曰深切學

三章言王不見而力行也安成劉氏曰深切學

退叶吐類反下同曾在登反替思列反潛于感反

○戒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替御憺憺曰

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謹言則

退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易上

六曰羝羊觸藩替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替御

之箴安成劉氏曰楚語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漢百

侍中加官得入禁中應劭憺憺憂貌瘁病訊告也

○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

之遷善不遂使我替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

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

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謫言及已則

瘁徂醉反訊叶息悴反

退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易上

六曰羝羊觸藩替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替御

之箴安成劉氏曰楚語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漢百

侍中加官得入禁中應劭憺憺憂貌瘁病訊告也

○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

之遷善不遂使我替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

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

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謫言及已則

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

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曰朋友之道相勸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言人皆曰仕而不知其為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朋友。蓋朋友以相切嗟為道若枉道以從君。則怨於朋友。必見棄絕矣。以是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章谷嚴氏曰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從道違時從時則違道。寧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則議也。○豐城朱氏曰君子之仕將以行其道也。若

其甚急且危。則其身之不能保。而其志為得而遂哉。是故將欲直道以事君。則君既以為怒。將欲枉道以從人。則友復以為責。此仕於亂世者所以進退皆病。無所適而可也。

家叶占胡反思息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

嗣反血叶虛反

血無不言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指離居者。鼠思猶言癡憂也。○藍田呂氏曰與鼠思義。○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對氏曰此承上文五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

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于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建安何氏

曰孔氏云人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
由聲也今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有無
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
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
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慶源輔氏曰此章則
離居者使之復反於上都彼既不從則又言其痛
切之情為可念者而猶盡言以詰之而庶其或見
此可謂既盡人之情而又能盡己之志也然則
引去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華谷嚴氏曰七章責
者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
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

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
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各據序所言與詩
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兩
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
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
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
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
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
正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新
劉氏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替御慘七日瘁固可
見其作於替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成
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
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

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
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
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何用不監等語疑此威
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其後雅亡於上而國三
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
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
十九年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小旻之什二之五

通音聿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遘何日斯

沮王呂反

用叶于封反

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

之邛邛其凶反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適辟沮止臧善
覆反邛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
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
猶邪辟無日而止安成劉氏曰此章稱天之意亦
之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
其謀猶亦甚病也慶源輔氏曰昏亂之世庸暗之
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夫為國者固不可沮止者故
猶也然觀其於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
用之則我己甚病矣不待其謀之敗而禍之來也
○豐城朱氏曰謀臧不從所謂惡人之好之性蓄
臧發用所謂好人之惡也此謂佛人之好之性蓄
必達天身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滄：許急反。訛音紫。衣叶於希反。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
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

疢

疢之履反叶都黎反

賦也。滄滄相和也。訛訛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
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前漢劉向曰言眾小在
而背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
何能有所定乎。豐城朱氏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
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而言此
章指小人而言。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

猶叶于救反

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

集韓詩作就叶疾救之反

咎叶巨又反

用不得于道。

道叶從候反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音辨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

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音嫡

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

肯任其責而決之者。慶源輔氏曰洪範云謀及卜

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之
所以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

詩經卷之九

而此之所謂謀夫則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
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此亂世為謀之常態上無聽言之明則
人人得以肆其說而已亦終莫能決其是非故無
肯任其成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
敗之責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
亦何得於道路哉孔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

聽叶平声

爭叶側陞反

邁言是聽維邁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
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安成劉氏曰詩
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微猷亦訓道經常潰遂也○言
與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

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
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
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
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否方九反叶補美反撫大吳反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

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滄喬以敗

謀叶莫徒反艾音又

無敗叶滿寐反

賊也止定也聖通明也撫大也艾與又同治也滄
陷脊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
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

文者焉但丑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
 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艾即
 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慶源輔氏曰子告之十室以國論雖未定而信天下豈有
 無才之世哉故告之十室以國論雖未定而信天下豈有
 但有聖與否者馬故告之十室以國論雖未定而信天下豈有
 皆將患王不能流之用之耳王雖不能論而有哲謀而艾者
 王庶其如泉流之而扶持之無使至於此敗極也由是
 觀之則作是詩皆可見矣觀此章及第三章慮之由是
 長學問之博洽皆深矣○安成劉氏曰箕子則其
 有得於箕子之學蓋深矣○安成劉氏曰箕子則其
 洪範九疇其二為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德恭
 而作肅言其德從而作視聽思之五事貌之德恭
 德聰而作謀思之德從而作視聽思之五事貌之德恭
 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為序此則便文與此韻同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

馮皮水反他陽河反

淵叶一均反

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
 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
 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
 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
 之詞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各篇

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宛於阮反

翰胡旦反

天叶鐵因反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寢，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班鳩也。陸氏曰：似鶉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

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慶源輔氏曰：兄弟相首及於父母者，宜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

富叶筆力反

又叶夷益反

富。宴敬爾儀，天命不又。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

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兄弟相

戒首以為說慶源輔氏曰時人方化上所為昏亂

亦宜也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

敬謹我身威儀生也人不能敬言不可恃天之常

如此會禍亂哉此義精矣○豐城朱氏曰齊則

整肅則通明整肅者必不以溫恭目持以勝也彼

昏不知者反是吾兄弟安能以不敬乎敬則天之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螺贏負

音叔

螟音真蛉音零

音果贏果反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似叶養里反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

似步屈螺贏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

木空上聲中七日而化為其子釋文曰螺贏即細腰

土蜂不就土中為窟謂榘土作房耳細腰物無雜

皆取青蟲教祝變成榘子嘗折窠而視之亦生于

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

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

則螺贏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

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

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

善也慶源輔氏曰善道人皆可行不似者可教而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

題大計反令音零

生叶桑經反

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

慶源輔氏曰以脊令之載飛載鳴與兄弟之各有所進之道雖或不同然俱求無忝辱於父母可也先生嘗因人讀詩而務快不子細戒之曰今人看文字敏底大揭開版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而今便只管看時也是強一是一地但百遍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一風與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題彼脊令載飛載鳴說不得底意思裏在

扈音戶

填都田反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且

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嘴肉食

不食粟孔子曰俗呼青雀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

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

也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安成劉氏

犴一作犴胡地也野朝廷曰獄○扈不食粟

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則宜岸宜

獄矣言王不卹鰥寡喜陷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

詩經大卷

卷

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
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屢之甚慶源輔氏曰
猶不忘所以自善之
道然後為君子也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

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墜音也如臨于谷
恐墮也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
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皆
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言今處亂世皆
人則如臨于谷而恐墮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哉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
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

定讀者詳之慶源輔氏曰一章言思念父母以
致相戒之意三章以無遺相戒之端二章言時俗所習以
則欲各自努力又言王不恤貧困之羞其意可謂懇
至矣孤獨當今之世或不免於羅織之禍故握粟出
困以求自善之道六章又言當如何哉濮氏曰此詩兄
弟相戒之辭或是其人嘗有酒德之敗序謂刺
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

于薄于及鸞音豫斯叶先齊反提是秘反

弁彼鸞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

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真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拊翼貌鸞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

東呼為鴨音疋反烏斯語詞也孔氏曰猶蓼彼

提羣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蕭斯苑彼柳斯提

宜曰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鸞斯則歸飛提提矣

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鸞斯之不如也何辜于

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

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慶源輔氏曰怨者

親慕者思慕其親不能忘也問伊川謂小弁之

怨與舜不同何也朱子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

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

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

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
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
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為無心之憂矣云如之
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跋跋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

擣下老及叶丁口反

老叶魯口反

疾丑覲反

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

首

興也跋跋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惄思擣春也
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疾猶疾也

將鞠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怒焉。擣矣，精神憤

眊，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

老而老也。疾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疊山謝氏曰

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憂中亦長

吁，故曰假寐。宋嘆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

憂用老，老維憂能老人，非特頭痛也。○憂源輔氏曰：維

故又用老，維憂能老人，非特頭痛也。○憂源輔氏曰：維

其病甚矣。○豐城朱氏曰：此章憂之，一疾如疾，首則

之怒焉。如擣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

之而至於哀也。疾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

母。不屬於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

在。在叶此里反

與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

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安成劉氏曰：古者一夫受

半在田，四圍墻下植木，桑以給蠶食，梓以瞻者尊

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

屬，殊玉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

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莫

不瞻依也。疊山謝氏曰：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

以必恭敬，必敬也。敬其父母乎？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

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孔氏

詩經卷之九

子為父所放耳并言母者以無所歸咎則推之於人皆有父母之恩故連言之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

鬼反淠字計反

蜩音條

嘒呼惠反

漙于罪反

萑音凡葦葦

屈音戒叶居氣反

寐

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漙深貌淠淠衆也屈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漙

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

臨川王氏曰舟流者蕩漾無所歸也○萑源輔氏曰見物之大者無所不容以興今王乃不能容其子使如舟之流於水中而無所屈是以憂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伎其宜反

雉古豆反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尚求其

雌于四反

壞胡罪反

雌壁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

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雉雉鳴也壞

傷病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雝，亦知求其妃。音匹。看山蘇氏曰：鹿走而留其有思於其親者，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震源輔氏曰：不顧其親者，以興已獨見棄逐，如病木之悴而無枝，何哉？其意又切於前章矣。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墮。

先蘇薦反，叶蘇晉反。

墮音觀。

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隕音蘊。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墮埋，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步木反。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曠市由反，叶市救反。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

疇寄彼反，叶居何反。地救氏反，叶湯河反。

佗仕。

之。伐木掎矣，析薪柅矣。舍彼有罪，予之佗。

賀反，叶湯何反。

矣。

賦而興也。疇報惠愛，舒緩究察也。倚倚也。以物倚其巔也。地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疇爵，得即飲之。孔氏曰：疇，酬古字。通用此喻。會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豐城曰：讒者之言未遽可信，骨肉之親未必可疎。吏王而加惠愛焉，則猶有憫隱之心也。舒緩而究察之，則猶有是非之心也。今於我則不加察，是無復是非之辨矣。故人之有罪，則捨之而不問，我之無罪者，則加窮困，亦甚矣。

山可聽旃及浚蘇俊反

易夷豉反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

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筍，我躬不閱。遑

恤我後。

屬音燭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

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

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

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

不可易而亦恐有人聞之也。○永嘉陳氏曰：王

無輕發言小人之為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王

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

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也臨

王氏曰母逝梁發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

國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

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

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

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

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慶源輔氏曰此章

申后之黜宜曰之逐維王於褒似伯服之問故其意者

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此意於言語之問故其意者

右得以此附會而成之自古語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

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曰後得褒姒而惑之生

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曰而宜曰作此以

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

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

詩也宋子曰固謂執滯有人於此越人關音弓

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

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

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宋子曰親親之固矣

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

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
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然嘗考之敗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與白華之詩
謂固矣人之孝以不為親法馬高子沈見小
為舜比則皆失而親之義安皆以不激於情而
當凱風之事而怨慕不形於怨則迫蓋與小弁
小弁不安則已而怨慕不形於怨則迫蓋與小弁
母氏不安則已而怨慕不形於怨則迫蓋與小弁
疏戚為喻以見其為親者罪自責以之引闕弓之
軒張氏曰小弁是怨慕所以怨未足以為親故引
之膝下號天而分息未足以為親故引闕弓之南
怨慕小弁之怨慕所以怨未足以為親故引闕弓之
疏怨慕下號天而分息未足以為親故引闕弓之南
然嘗考之敗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與白華之詩

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詞婉而切猶有望之意
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責
切之意具於首章則其下不過自此而推之耳
曰舜之意怨於首章則其下不過自此而推之耳
不容乎已雖所怨之同然以孟子之怨推之親
之過大而己雖所怨之同然以孟子之怨推之親
視其至親猶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乎宜情者
人之資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
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者也
且子餘反
憮火吳反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
慎審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

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感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感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嚴氏曰首章傷已被讒也

諧制陰反

誣音舍

○亂之初生諧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

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

已

怒叶奴五反過市專反沮慈呂反祉音耻

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賦也諧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

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華谷嚴氏曰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斷之意者開詳枉之門也今忠讒不分是以抑正混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

盟叶謨郎反

長丁丈反叶直良反

暴發言孔其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

印其茶万

印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音血告神以相要束也周禮會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協也○三山李氏曰考之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盜指讒人也西山真氏曰讒人乘間伺隙餒進耶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聖音即韻注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其使人嗜之而

談音談

共音恭

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其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華谷嚴氏曰三章言信讒致亂也○安成劉氏曰此上三章先刺聽讒者下三章則專刺讒人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

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音兔兔遇大獲

在慶叶黃卯反

忖七損反

躍他歷反兔士咸反

與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兔狡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

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
宋子曰詩人所見極大如此章本意只是惡巧言
讒語之入却以奕奕寢廟秋大猷起與便見其
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潘時
對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禮義根於其心故其
形於是言者自而又以躍躍免免遇犬獲之比焉
無非義理也

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
慶源輔氏曰躍躍有跳梁恣肆之意讒者方且
也跳梁恣肆以害人自謂人莫得而知也一旦
遇智者臨之則其情偽顯露有不可得而隱者誠
有似乎免兔之躍也而忽遇犬馬則無所逃而已
矣○華谷嚴氏曰四章言已知讒人之情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
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

在而甚反樹叶上主反數所主反蛇以支反口叶孔五反厚叶胡五反

矣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
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
顏厚者頑不知恥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
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
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
顏之厚不知以為恥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
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西山真氏曰險巧之言
其知愧則不為矣○安成劉氏曰五章言讒人出
言無恥也

麋音眉 拳音權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

階叶居溪反 燠市勇反

階既微且燠。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

幾音紀 叶居希反

幾何

賊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

為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

之麋。三山李氏曰左氏所拳力階梯也。胛音瑒。音

為微腫足為燠。胛氏曰郭璞云胛脚胛也。瘍瘡也。

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

可以為亂。而讒口交鬪。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燠

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

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衆幾何人哉。言亦

不能甚多也。譚谷嚴氏曰卒章斥讒人而賤惡之。

之且言其本亦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者是也。四章

辨。五章言讒言之本不難除也。巧言六章章八句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艱叶居銀反

門叶眉貧反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詩經

小雅

卷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
說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
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
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
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
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
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
信其必然耳慶源輔氏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責
人我門疑之也而猶有為之甚之意伊誰云從維暴
之云始明言之也而其情既不得而遁
然亦無忿怒之辭也可謂忠厚矣

禍胡果反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

我始者不如令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
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
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
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慶源輔氏曰雖已
而猶為不知之辭曰二人從行誰人譖我而為此
禍今乃逝我以見之梁而不入唁我乎太抵譏人者自
是無面見此以人然其所入以自解者則必曰我之
爾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

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天叶鐵因反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盧陵李氏曰：其當階其南，接

言其蹤跡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

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子，柰何其譖我也。慶源

曰：知其逝，我梁逝，我陳是聞其聲而不入見我。是

不見其身，故因其實而可欺之。又以見蹤跡之詭秘

是以人為可欺也。人或可欺而天其可欺乎。爾獨

柱不畏于天，而謂我如是也。古人責人性，性至天而

畏，不如無正所謂胡不相也。古人責人性，性至天而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

風叶孚怡反。南叶尼心反。祗音支。攪交卯反。

南。胡逝我梁，祗攪我心。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

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

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舍叶商居反 聖紀力反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

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

也。易曰：盱豫悔。中正而近於四，故六三上視也。陰不
而下，溺於豫也。三都賦云：盱衡而誥是也。安成劉氏
魏都賦云：魏國先生，乃盱衡而誥。注：盱，張目也。○言爾
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况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
今暗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
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易以鼓反，叶以支反。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

也。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
三山李氏曰：亦以見讒。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諧矣。

堯况袁反

箎音池

○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我

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詛，側助反。斯，叶先齋反。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孔氏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壎，古今竹曰箎，長尺四寸，圍三寸，字異耳。注云：堯况袁反。

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
之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
刺其血以詛盟也孔氏曰詛小於盟左傳襄公十
一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閔
詛者五父之衝定公六年既逐陽虎盟國人於毫
社詛諸五父之衝臨川王氏曰三物如鄭在公
令出諸五父之衝射者毛遂取
鷄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此
壘而仲氏吹箎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
汝如物之在貫孔氏曰壘箎勢相次比如物之相貫豈誠
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
詛之可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

蜮音域

醜土典反

作此好歌以極交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
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孔氏曰蜮如鰲三
影含沙射影其瘡如疥○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
前如弩弩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
以射人俗呼水醜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
弩鵝能食之
覆不正直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
女乃人也醜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
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
之心也臨川王氏曰作此詩將以絕之而
曰好歌者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姜土而反，斐孚匪反。

甚食荏反。

萋兮斐兮，成是具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

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為貝之文。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埤雅曰：錦文如貝，謂之具錦。貝中內如蜎蜎而有。○時有遭讒而被首尾以其背用謂之貝貝背也。

宮刑為巷伯者，作此詩。鄭氏曰：宮者，割其言，因萋

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

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甚矣。

哆昌者反，侈尺是反。

適丁歷反，下同。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

謀音謨，悲反。

謀

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成

劉氏曰即箕皇也常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
見於南方故謂南箕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
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闕也豐城朱氏曰妻斐
者能因細小而歸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喻讒人
人者能因疑似而構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
終則以虛而為實此謔人
者所以能傾人之家國也
緝七立反翮音篇叶比實反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

信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

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華谷庚氏曰讒人情狀接

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飛譖人者自以為得意
相與經營謀為詭譖而已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
矣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
遷幡芳煩反可芳遭反

賦也捷捷儗血平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

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

而及女矣華谷庚氏曰汝能譖人人亦曾氏曰上

章及此皆忠告之詞慶源輔氏曰慎爾言也謂爾

受既其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
之忠告於為譖者庶乎其知所畏而不敢肆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

天叶鐵因反

人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
遇譖而失其狀如此新安胡氏曰王氏云蒼天蒼
而告之於天也○慶源輔氏曰視彼驕人庶乎有
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安全
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

者叶掌與反 謀叶滿補反

豺上皆反

受叶承况反

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

昊昊叶許候反

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

之也或曰衍去聲也投棄也說文曰豺北北方寒

涼不毛之地也安成劉氏曰窮北之地多寒不生

之不食不受言譏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

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

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埤雅曰豺

性則宜無所不食且付昊天以載為德則宜無不受者

○東萊呂氏曰且付昊天以載為德則宜無不受者

伯則爵不瀆而民憲刑不試而民咸服○西山真

凶也曰譏人為害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治四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

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倚於倚反立叶法奇反

興也。揚園下地也。倚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
臣蓋以讒被宮而為此官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天
寺之言侍也。侍王於路寢而掌王孟子其字也。○
揚園之道而倚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
君子也。蓋譖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故作
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
果多以讒廢者。慶源輔氏曰：譖始於微者。進而嘗
而心益大。未流之禍。豈止及其大臣而已哉。雖小
后太子或有所不免。故聖讒必折其芽。辨於微。小
可也。然非明且遠者不能焉。○董氏曰：幽王之世
大臣傷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
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安成劉氏曰：劉氏此言蓋

從小序以此為幽王時詩也。集傳既引其說而未嘗明言其為幽王詩。讀者當自得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

章六句

定宇陳氏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述讒言之禍與讒人之情狀可謂極矣。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安成劉氏

圖云：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改為掖庭。周宣王姜后嘗待罪永巷是也。

伯長也。王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

篇。曹氏曰：巷者內人之所居。伯者長也。其

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

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揚氏曰

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踈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始存於此云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音洛

子叶演女反

恐心丘勇反

女音汝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

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類徒雷反

真之波反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

懷叶胡畏反

遺叶夷回反

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與也頽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迴風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晉山謝氏曰寘予于懷是進人若將加諸膝棄予如遺是退人若將墜

崔但回反寘五回反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

萎忘我大德。留我心小怨。

萎叶於回反怨叶韻未詳

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况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慶源曰：大德謂朋友之義，出於大者，小怨謂對語忿色，生於人者，忘大德，思小怨，必是當時人有如此實事故，末章因風以為興者，拘於例耳。然不若以為比之是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田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

皆小人之交也。

蒿呼毛反。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華谷嚴氏曰：草中之高者也。管子云：嘉谷不生而蓬蒿疾藜秀。○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重自哀傷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蔚，牡蒿，借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瘁，病也。

○鉞之聲矣，維壘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

鮮息淺反。

之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御恤。入則靡至。

比也。餅小。壘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餅資於壘。而壘資餅。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餅罄矣。乃壘之耻。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安成劉氏曰。以餅此父母。以壘此子。但取其相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月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以餅喻周以壘喻所以窮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慶源輔氏曰。玩此四句。真能道孝子之情。

非身履而親歷之。不知其味也。

拊音撫。畜音六反。長一丈反。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長樂曰。防其驚之。育覆育也。孔氏曰。謂其寒暑或身。顧旋也。則拊之。育覆育也。體。姬之覆近而愛育之。顧旋也。視也。孔氏曰。謂去復反覆也。能暫捨也。腹懷抱也。孔氏曰。謂置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疊之於懷抱。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疊謝氏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身。

寐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與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病疾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昧茲養其血氣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不隨則不隨則抱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抱也腹間也父母有門懷抱其子而未忍捨父母自外歸旣入門懷抱其子而欲報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害叶音曷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賦父母之恩末乃嘆其如天之無窮無物可以為報之意故常為之說曰臣之於君其忠有盡子之於親其孝無窮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華谷庚氏曰孝子念親之沒瞻南山之烈烈感哉飄風之發發觸目皆悲傷也故嘆民莫不得以此養其父母我獨何為遭此害而不得終養乎

弗叶分非反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慶源輔氏曰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廬陵羅氏曰魏嘉平四年
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問曰今軍收吳
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
欲委罪於孤耶遂斬之廬子哀痛父非命隱居
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子哀痛父非命隱居
拜跪悲號讀詩至此復流涕而後司馬昭至墓
墓魏為晉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後以昭子炎
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
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慶源輔氏
王裒一事以見詩之感人如此必如是然後為
善讀詩也以至解頤手舞足蹈皆實有是理但
患人不善讀耳○永嘉陳氏曰此詩孝子行役
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而切○三山李氏
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并太其詞皆怨
詩也蓼莪孝子不為終養之詩也故其所逐不
慕哀痛如此苟不為終養之詩也故其所逐不
於行役而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
以類求之○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
養其父母而形於嘆詠者如陸沽鵝羽皆是以

而蓼莪之詩蜀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
止何也曰陟岵焉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
戕廢之詩感傷於父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
曠廢於今日而既沒之日之不可繼也則見音響
之不可復聞雖有甘旨之不可無也則見音響
之不可復聞雖有甘旨之不可無也則見音響
生則無之思復聞雖有甘旨之不可無也則見音響
報則無之思復聞雖有甘旨之不可無也則見音響
以作也噫彼父母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蓼莪之
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
人子也

有餘簋殮有抹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錄音蒙簋音執殮音孫抹音求七必履反砥之里反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睟言顧之潛焉出涕

視叶善止反睟音眷潛所好反涕音体

興也錄滿簋貌殮熟食也孔氏曰禮抹曲貌棘七

以棘為七，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儀禮特牲注曰：七用棘心。孔氏曰：雜記云：七棘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睠反顧也。潜涕下貌。○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孔氏曰：譚國言有饒簋殽，則有採棘七。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慶源輔氏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是一意故集解以為東方也。然以上四句平直履視之，象觀之則又似指周之王道而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亦含此意耶。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

東叶却即又杼直古反柚音逐空叶枯即反

疾。桃桃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

桃徒彫反

行叶古即反

來叶六古反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音者也。曹氏曰：柚受經者也。空，盡也。桃，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疾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慶源輔氏曰：糾，七葛

履可以履霜舉其甚者言之也。以高履履霜則冬
來之不備可知矣。既往則言其來往之不一
也。周道一也。方其盛時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
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時
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契若計反 憚丁竹反

○有冽洸泉無浸穫新契劫太寤歎哀我憚

載叶節力反

人薪是穫新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

也。

興也。列寒意也。側出曰洸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
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
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

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愛源

曰上兩章既言傷於財故此
章推本其困於役而言之耳

來音止與叶六旨反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

服叶滿比反

來叶渠之反

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

試叶申之反

試。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
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
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

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三山李氏曰此章言東人之勞而人之逸小人得志網紀敗壞無復王室之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

監古暫反

鞞胡大反 璲音遂

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

七襄。

賦也鞞鞞長貌璲瑞也鄭氏曰佩璲者漢天河也
孔氏曰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跂隅貌織女
浮上四時周流各曰天河一曰雲漢
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東陽許氏曰織女
三星昂足而成三

角在天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

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

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

酉當更七次也孔氏曰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星之行

即自卯至酉也書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

餘皆為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為體所謂經星一晝

夜左旋一周而有一晝者即天之旋一周而一晝

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

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言東人或饋

至酉皆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也○言東人或饋

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鞞然
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
有以監我廬陵歐陽氏曰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
明而言雲漢之光亦能下降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
者謂不能下監也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

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
耳慶源輔氏曰侯邦供王賦役固其職也然為王
禹貢之底慎財賦無逸之惟正之供則必不至於
易視而輕用之矣今也東國財力俱困而饋西人
以酒則視之曾不如今也與之則輕用之然必矣此東國
會不以為長而易視之如漿與之則輕用之然必矣此東國
之所不以為病而怨之於天也○豐城朱氏曰酒之
厚而怨之為樂佩之於天也○豐城朱氏曰酒之
甚艱其視之也甚賤蓋其意氣驕溢類如此然則
貧富勞逸之不均吾將曷想哉亦惟想之於天而
已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耶織女之於天而
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即其詞之婉而不迫如此
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睨彼牽牛不以服箱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有採天畢載施之

睨華板反

行
明叶謨即反與叶古即反行戶即反

賦也睨明星貌牽牛星名爾雅曰何鼓謂之服駕
也箱車箱也孔氏曰兩較之間謂之箱音角啟明長庚
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
而入故謂之長庚毛氏曰庚續也○長樂劉氏曰
在西所以長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
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安成劉氏曰金水
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
金星行在日先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後則昏
不見而晨又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行列也
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

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廬陵歐陽氏曰雖有織女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我掩捕鳥獸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歛揚維北有斗不可

挹音揖

箕波我友 翁許急反

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

挹音許

西柄之揭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安成劉氏曰六七月

間見於南方者指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安成

劉氏曰此謂南斗即上文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

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

柄則亦秋時也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

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言南箕既不可以歛揚

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三山李氏曰古人

蓋此數星皆人間器用之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

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

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廬

歐陽氏曰自維天有漢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詞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未言箕斗非徒不可用箕反若有所噬斗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皆怨諷

之詞也。慶源輔氏曰：二章三章以下，文意奇逸，其詞雖若闊疎，而意脉實相連，屬作此詩者，非唯怨，於其正其亦老於文墨者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夏叶後五反

予叶演女反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婁七西反

卉許貴反，用芳菲反，瘼音莫，奚家語作奚。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

歸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秋日淒淒，則百卉具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東萊呂氏曰：秋曰冬，猶云秋時冬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

害叶音曷

害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三山李氏曰：天下莫不被害，乃云民莫不善者，此據作詩者之言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華陽范氏曰：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氣和暢。

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慶源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興者蓋此章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木無美惡惟夫曰天者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木無美惡惟夫歡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景今四月之大夫夏則苦暑之憂者觸之則為惡景今周瘁冬則傷飄風之迅急是皆遇景生悲觸事增感其心無一時得以自寬為吟咏其詞可見當時之亂矣

○山有嘉卉侯粟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

尤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粟

與梅矣錢氏曰卉草也通言在位者變為殘賊則之則草木皆卉也誰之過哉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涌叶力反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畫瘁以仕寧莫我

有有叶羽已反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匪鳧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

淵反淵可一均反

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托之物賦也而無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鶉鶉也鵝能食草似而只得以為賦也鶉鶉也鷹而大黑色俗呼為鶉鶉亦鷲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鶉鶉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

者則亦無逃

永嘉陳氏曰言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

哀哀叶於希反

興也杞枸音奇檉音計也本草曰枸把一名地骨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皆可食桋赤棟音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慶源輔氏曰維以告哀而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多聞外

